



董漢陽碧里雜存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九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鐸角

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化民之道思之盡矣黃昏則製木鐸使人呼之於道路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不過六句之間而其語甚明無非欲其孝弟慈愛為善去惡

而成仁厚之俗五更則製畫角使人吹之於麗譙
曰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
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亦不過九句而已
而其聲甚悲無非欲其謹始慎終居人思危而免
顛沛之苦雖詩書所載何以加焉真主人之言也
天下臣民使能守而弗失豈不永享太平奈何二
百年來遂不復知有此可不慎哉

洪武韻

韻書始於江左沈約乃吳人其以四聲括字內多
土腔雜亂之甚不可分辯自唐至宋以詩賦取士

尤嚴於韻作者雖佳一韻之錯則不復取想當時
亦非不知沈約之謬或者正喜其雜亂易誤蓋將
以此窘士故用之歟我朝洪武取士猶用詩賦
聖祖獨惡沈約之謬故作正韻一書一洗前代之
失其有功於士習大矣至今會試榜文有除洪武
正韻一部外不許夾帶片紙隻字蓋亟欲正韻之
行也豈知以後革去詩賦士子已不知正韻爲何
物而世之作詩者亦復因仍舊弊又不知正韻爲
何書不務正音不遵時制反從侏離艱澁之韻吾
不知其何也

趙松雪

趙松雪公宋之宗室而仕元人皆議之有題其畫者曰趙家公子玉堂仙畫出茗溪似輞川多少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又題其畫淵明圖云典午山河半已墟寒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妙筆多應醉後書有題其畫馬者曰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有題其畫竹者曰中原旦暮金輿遠南國秋深水殿寒留得一枝春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其譏之也深矣恐亦傷於太刻天命有在

宋祀已墟族屬疏遠又無責任仰視俯育爲祿而仕民之道也但當辭尊居卑時懷黍離之感而已必欲以事讐責之寧免頑民之誅微子抱祭器而歸周受封於宋箕子傳洪範以授聖受封朝鮮與夷齊各行其志仲尼稱仁不亦可乎

哨徧

舊觀東坡在昌化負一大瓢歌田野間蓋哨徧也哨徧二字不知何謂及觀坡與朱唐叔書云舊好讀淵明歸去來詞每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爲般涉調哨徧畧改其詞不改其意始知哨徧

是樂府牌名後見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雅韻專論音律但無師傳不能通曉其言樂府曲名共有三百六十五章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止存一十有二自黃鐘大呂等以至般涉調總統三百餘樂章所謂哨徧乃般涉調之一曲耳則知歷代士大夫皆通音律如李白應制作清平調柳子厚言箏與瑟皆十三絃有七律三十五調可見自唐至元猶有其傳至於我朝絕無之矣但依其平仄成文而已漫不知宮商律呂爲何用又何怪聲詩之不古若哉坡翁哨徧在草堂詩餘可考

詩帳

東坡先生以才高見忌於時朝士嫉之百計中傷誣其詩涉誹謗檢其螫龍等作言於上欲置之死又行杭州凡其在任日所題屏障卷冊僧房名山詩句悉錄成帙以進謂之詩帳所媒孽者至矣幸賴時君不信浸潤遂得從減或言禍起詩諷章惇此恐未然蓋皆舒亶賈易朱光庭等爲之也觀其在海外所遺惇書乃平生至厚相知而蒙其教愛者豈有是哉然嘗因秦太虛下第和叅寥韻寄之云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何事秋來

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此則真欠檢點無所逃
罪幸亶輩不及知耳

岳武穆

成化中杭郡庠生陳璟陳珂以功名事扶轡召仙
仙至題詩曰天風吹我上湖山回首中原只慘顏
一紙靈符來野壠又騎黃鶴到人間二生問前程
如何書曰二子皆有成但令弟更顯達耳二生請
問大仙姓名書曰吾宋岳飛也吾有心事爲子白
之其詞曰君不見黃龍塞上秋風高貔貅滿野如
蝟毛千乘萬騎拱視而壁立仰看大將真嫖姚又

不見朱仙偃城戰大捷指揮甲士皆英烈匈奴酋
長已受降圻甸腥膻聞之而潰蹶丈夫立志豈止
此直欲挽回君父之車與天下蒼生俱雪耻嗟乎
權姦蔽天日班師之牌一日十二至構成大獄壞
長城傾山倒海風波起縛虎容易縱虎難妖狐敢
決東窻計一家同日盡誅夷河北功勞皆已矣世
間萬事有公道聞說賊臣皆切齒至今血食在西
湖千古堂堂照青史二生曰他日功名有成卽以
此歌立石於廟又書曰自頌功德非臣子所宜汝
君立石吾以雷霆碎之後璟中會試爲蜀府長史

珂中進士至大理卿果如其言郡人徐越述其事於余因作精忠百詠詩貽其耳孫爲筵算云

周孝侯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勇力無行鄉里患之因感父老三害未除之言乃入山射殺虎入水殺蛟遂師事陸機陸雲勵志好學有文思州府交辟仕吳吳亡歸晉累遷至御史中丞不避權戚爲梁王彤所陷戰死今墓在宜興城中有廟謚曰孝侯歷代加封王爵救災捍患代顯威靈茲今嘉靖乙卯五月賊焚無錫宜興告警忽處墓烟氣轟天若豎黑旗二面滿城人皆見之連夕皆然後又添一面宛然在望近視則不見時予姪鯤作令所日擊者乃爲文致祭士民懽曰孝侯顯靈吾上無患矣後賊過境上果不爲害蓋沒已千二百年而神之昭著如此

于寶

于寶者孫吳時人卽于寶也本姓于後人訛爲于字海鹽人也按武原古誌去其墓在縣西南四十里今海寧靈泉鄉真如寺乃其宅基載在縣誌蓋古地屬海鹽也舊圖經云寶父名瑩仕吳爲立節

都尉有寵婢妻甚妬之瑩卒臨葬遂生推婢于墓後十餘年寶葬母開壙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夕始甦言其父恩愛如舊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寶感之遂作搜神記想當時必聞婢談地中鬼神事故耳嘉靖壬戌六月又聞于汴陽兵師王方崖楹言漢川尹蒲山者任四川順慶府同知嘗爲之談屬邑南充縣劉氏事忘其名矣父有一婢名么女父寵愛之爲母所妬父沒母推諸壙中併葬焉三年後母死開壙見其婢伏棺上不死遂出之言與其父相處如常乃一夢中無所苦也蒲山歸遍言于人以爲大異殆與前誌實相符合

張方洲

方洲張先生寧吾鹽之偉人也儀表豐整有雋才詩字丹青一時三絕文集甚富行於世正統蒙塵先生尚未仕作二詩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議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闔外誰收闢地功千古澶淵扶日轂令人長憶寇萊公 寶馬朱輪接上游時危難解奉天憂鼎湖龍去弓刀遠劔閣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猶是漢宮秋微臣天末空瞻

切肉食何人與國謀成化間官禮科都給事中奉
使朝鮮國國王遣其臣朴元亨者爲館伴朴亦捷
才從游太平館先生爲百韻詩每寫一聯朴亦隨
手和之相逼甚急殊無遜意及先生寫至溪流殘
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遂閣筆曰不敢和
矣先生終於汀洲知府家居無子名重海內捐館
後有二妾曰寒香晚翠各年十六七乃更相剪髮
以死自誓不下樓者六十年皆登壽考人吳得見
其面以卒爲吾邑之雙節云

冷面寒鐵公

周新者南海人永樂中爲監察御史不避作要貴
戚歛手性剛直無笑容人呼之爲冷面塞以公轉
浙江廉使多所平反不能悉錄有虎爲害公爲文
禱於城隍虎自來伏罪乃格殺之其異政多類此
朝命錦衣千戶東浙拿賊吏受賂賣法適新須知
還遇於涿州捕之繫於涿獄被其脫走詣闕反誣
奏新上怒馳驛縛新至御前猶口陳其罪不已
上愈怒立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大悔之後
嘗見形於朝或見一人紅衣立日中上訶問之對
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陞

下除奸吏言訖不見叅政彭森爲作傳其畧如此

狸嚙鷄

吳康齋先生與弼江右崇仁人也少年省親太學
布衣弊履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棄去舉業專意
聖學中歲家極貧締絡禦冬躬耕食力人不能堪
而怡然終身嘗有詩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
風靜後功又詩曰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
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家蓄一
鷄司晨爲狸所嚙乃作一詩焚于土穀神祠日吾
家住在碧巒山養得雄鷄作鳳看却被狐狸來嚙

去恨無良犬可追潒甜株樹下毛猶濕苦竹叢頭
血未乾本欲將情哺上帝題詩先告社公壇一夕
雷雨天明狸震死壇前非誠通神明而有是乎然
愚觀康齋在我朝道學中篤志力行第一流人
品試觀其語錄不問而可以知其人故白沙先生
師事之作枯樹哀謔者乃極力肆詆此與宋之小
人巧謗程朱者何異恐後學不知遂信以爲實則
受誣於千古矣故敢爲一雪之

渡海方程

余於癸丑歲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福建漳

州府詔安縣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爲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并圖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云此國與中國某地方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國而止凡四萬餘里且云至某國回視北斗離地止有幾指又至某國視牽牛星離地則二指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國亦設都護府以制之直至朶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餘里云下

卷言二事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之交則喜悅拒之嚴反怨怒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舶司以通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言自山東抵北直隸瀕海數千里皆沮洳膏腴之地今皆棄於無用合于其間特置一戶部衙門專管屯田之務募民耕之臣頗諳區田之法又傳得外國金稷米種見在每種一畝可比十畝如是數年得穀不可勝計則江南漕運可免其言如此雖未知可用與否亦有志之士也據其所言則至忽魯謨斯國當別有一天星斗矣永樂中太史秦南極老人星現廷臣稱賀南

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豈卽其地歟則所言牽牛止有二指又何疑哉南極乃遠而不可見非入地也程氏遺書言天地昇降在八萬里中豈亦自星而驗之歟

秦駐山碑

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自號始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嶧山並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瑯琊臺二十九年立之罘三十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嶧德凡七處史載其詞者五東南惟會稽秦望山日尚存今按武原誌載吾邑

秦駐山碑趙宋時已破碎所可攷者有云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深太古道邁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顯黃通靈七代敬構斯堂縱聖凝賢荷茲休祉菴藹餘輝蜚聲萬祀凡六十八言其詞甚古真先秦文史記所不載者蓋遵海而南先登秦駐而後登秦望也今碑不存而廟在不知創於何時廟前有飄松一方拆而復生不由栽種亦往往顯兵戈光怪之異海上人皆見之

王雨舟

王雨舟名濟湖之烏鎮市人也其父王翁家巨富而性吝無子其家臨市河傍有市橋久廢矣一日有老僧至門以修橋爲請怒叱數次其請益堅翁曰汝於市中募緣吾當爲主僧不肯必欲翁一力成之不得已而諾焉費之百金成矣仍建亭橋側俾僧居之僧戒律清苦時時與翁往來笑語甚相得也居且十年時翁側室有娠將就館矣一夕翁夢此僧狼踣進門徑入閨中翁夢中大怒追逐遂醒而內室啼聲聞矣舉家大喜天明得外報云僧于半夜已坐化于亭中翁大驚異因命其子曰濟蓋取義于橋也雨舟後官橫州別駕詞翰俱佳亦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善此其所自言也

佛記兒

按史傳所載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背拆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脅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脅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腋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腰髀間出皆瘡合子母無恙此皆得于

傳記近見瑯琊漫抄乃文衡山先生之父林所錄
稱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脇下生男弘治改元
戊申公按宿親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
官之甥母娠時脇腫如臃比生時母亦昏暈不知
及甦視脇腫處已平瘡痂甫合乃知脇下生也據
此亦常有之則自古聖賢之生而異於人又何疑
哉

前知

前知之道在至誠固其能事然觀傳記若夏侯嬰
之佳城王果之墮棺沈彬之漆燈皆符於千數百

年之後載諸簡冊世遠或未可信及觀虞邵庵作
朱澤民母墓碣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
施夫人疾亟下壙夢偉丈夫告曰勿奪吾宅吾且
爲夫人孫旣而治地得石焉太守陸續之墓別有
刻石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視之果斷矣遂掩之
而遂卜地夫人復夢偉丈夫來謝曰感夫人盛德
今得爲夫人孫矣已而澤民生爲江東行省儒學
提舉本朝天順年間徐有貞治水張秋命東平判
官王震濬河堤下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
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通判移我在河東遂改

葬之則前知之術信有之矣豈皆至誠之聖人哉
習靜

正德初先師陽明習靜於陽明洞洞在南鎮深山
中先生門人朱白浦蔡我齋等數輩自城往訪焉
道遇先生家童問以何往對曰老爹知列位相公
且將至故遣我歸取酒殺耳衆異之既至問曰先
生何以知某等之將至也先生曰諸君在途某人
敲冰洗手某人刻竹紀詩皆如目擊衆益大駭蓋
無事則定定則明故能心通豈他術哉信蜀山人
董五經之事非誣矣然非聖智之資未易言也

盛玉華

玉華盛先生端明南海人也提學浙中通政南畿
余時屢獲接之寬仁厚重犯而不較忍性絕欲存
心濟物真盛德君子也尤精於醫自言嘗集方書
一千卷家不殺牲雖會客惟取諸市自己飲食惟
白粥柏子湯而已茶亦不用也嘗自云諸君不信
輪迴蓋忘之耳其不信固宜惟余自生時卽能記
憶故惟自知之自信之耳余前世乃廣東一軍卒
也不欲言其名父早喪惟能認母與妻耳專與百
戶牧馬今母妻之容與繫馬之樹宛在目中共自

言如此又自述今生之異蓋其今世之父選一苦
寒邊方教官年五十餘無子因學中無鄉賢祠言
於縣尹而圖之既得地矣期以明日啟土夜夢一
朝服者曰此吾宅也公能存之當使公生貴子及
明破土得一碑曰端明殿學士某之墓遂不動爲
之封而樹之逾年而得先生因以爲名云

郭景純

陽明先生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夢晉忠臣郭景
純璞以詩來謁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人徒知王
敦之逆而不知導實陰主之云云覺而悉記其詩

不遺一字起錄于壁曰我諳陽明道故知未來事
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
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裏底所以敦者備罔識天
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附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
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
九天一人撫膺笑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
嘆非携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好雄千載人未議
偶感君子淡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猝不成文
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
萬世噫後之千二百年而英靈猶見夢於陽明陽

明能盡憶之是皆精明之極理無間耳陽明亦有長詩多不錄

田石謠

陽明先生既平田州之亂先是田州有一巨石謂之田石側卧江澚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岑猛闢而惡之乃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如是再三終歎側也自先生定亂之後此石平矣先生自往觀之命洗剔苔穢見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於其上亦異矣先生遂續加九字併刻之云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因奏改爲田

寧府云

虔臺夢

陽明先生在贛州都府軍令甚嚴宿衛之士無敢偶語離次者一夕於中夜衛士忽見府門洞開有一道流自外至長髯蕉扇儼如洞賓一童子執紗燈前導以入門復閉久之開門送出長揖別去甚速不知所之見者驚愕門如故天明遂相傳言自守巡以下皆知之已而守巡入揖先生遂自言夢純陽真人來訪吾問如何謂之仙彼曰非儒之至者不足以稱真仙吾又問如何謂之儒曰非仙之

至者不足以言真儒良久別去守巡乃敢言夜來
衛士所見始知純陽之果至也

斬蛟

嘉靖八年春金華舉人范信字成之謂余言寧王
初反時飛報到金華知府某不勝憂懼延士大夫
至府議之范時亦在座有趙推官者常州人也言
於知府曰公不須慮慮陽明先生決擒之矣袖中
舊書一小編乃許真君斬蛟記也卷末有一行云
蛟有遺腹子貽於世落于江右後被陽明子斬之
既而不數日果聞捷音范語如此余後檢白玉蟾

修真十書始知真人斬蛟之事甚詳其畧云真人
既制蛟於牙城南井仍鑄鐵柱鎮之其柱出井數
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
與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頓息
都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竊發故因鐵柱再記云
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奸讐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
頭又曰吾沒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此妖復出爲
民害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有地仙八百人出而
誅之真人生於吳赤烏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至晉
寧康三年八月朔年一百三十六歲拔宅上升云

余考傳記旌陽存日至今正德己卯大約適當一千二百四十年之數且所記鐵柱實應宸濠之讖亦異矣哉鐵柱井今在洪都南城鐵柱觀中而真人亦有廟在省城其有功於南昌甚大又見江西士人言寧王初生時見有白龍自井中出入於江非定數而何哉

瑞蓮

錢君景孚名達風度高嚴遠邁流俗吾邑隱君子也喜植蓮弘治己酉發一幹雙花結二實人咸異之衢方豪詩云錢家盆池如玉井亭亭一幹雙花

竝却疑姊妹在昭陽太液波間鬪雙影夜舒不聞有葭蕙兩房垂垂意可省綠知公家有聯璧媚水含英作光景天水胡纘宗詩云太華峰頭有奇卉分得小池香一叢扶疎對面笑初日婆娑雙袖歌迴風戲魚田田擲其下飛鷺振振鳴當中兩岐連理元易得有人競爽難爲同後錢君贈刑部郎中長子珍封禮科給事中次子琦正德戊辰進士嘗以孤城抗賊極諫犯顏一麾出守非其好也乞東海而老焉珍子薇琦子芹萱皆舉進士甲第蟬聯一時獨盛而後來之秀尚森森也天之報施善人

表之以應蓮爲兆耳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善
必先知之信哉

禦夷

漢賈誼以洛陽年少當文帝朝上治安策史氏譏
其欲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疎矣自余
觀之可謂通達國體未可以疎目之也夷狄之性
謂之天驕貴吾修內治以防之若與之角死傷必
多仁人之所愍也故太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
春秋時魯公會戎魏絳和戎公子遂盟戎皆不得
已而與之交後世若漢唐之和親宋之歲幣視古
則又甚焉何嘗出於誼策之外乎我朝西僧朵顏
皆縻以爵賞厚往薄來歲費不可勝計皆表餌之
遺意邇者叛人徐海等誘倭夷爲邊患焚屠慘酷
大臣力不能制卒以柔道勝之如擒猩猩之法耗
費無限乃知暗合誼言蓋勢所必至非有武侯武
穆陽明之才誼其未可輕也今日之計禦北虜飭
邊防禦東夷開市舶庶幾其長筭乎

天寧塔

海鹽治在宋時去海稍遠後岸善崩漸薄城下而
勢未已天寧寺西齋長老礎石琦翁者博學高才

有道行名動朝野夜夢龍王獻珠請師建塔遂募
緣建成謂之鎮海塔自是而海岬不復淪矣迄今
二百餘年歸然尚存高二百四十尺制度比他塔
殊秀爽正德間僧會琇翁修之余嘗爲之作記聞
琦師初建時每一磚頂于首跏而誦大悲呪一卷
其愿力如此初成時其勢稍偏忽一夕滿城人皆
聞空中語云天寧塔偏急往救之且乃正矣事在
宋潛溪所撰誌中乃今嘉靖乙卯二月寺僧一小
暗室中忽有塔影在壁余往觀之乃倒影也五層
在壁二層併塔頂在地層層欄杆枋桷簷瓦分明

如畫陰雨亦在晴則尤明余嘗睹野史中往往言
塔影倒懸今乃親見之

器車

按禮運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天降甘露地產
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註云器謂銀甕丹甕車
謂山車垂鈞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晉時恒山
大樹自拔根下有壁七十玉七十二皆光色精奇
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亦此
類也正德甲戌吾鄉硤石友人沈拓於紫硤山土
中得異石無數有如斧鉞者圭璧者方者圓者而

而長者厚僅二三分周圍口尤廉薄各有圓竅竅
皆倒樞黃白黑綠各不同光潔工巧人爲有所不
如見者皆以爲霹靂砧而藏之嘉靖丁巳黃灣馬
氏開山作壙亦於土中得如前者一十六枚其形
極相似白者光可鑑皆余所親見者諒非人之所
爲且人亦安事於此豈卽噐車之類乎

投江

先師陽明竄龍場時日夜南奔抵抗計逆瑾必欲
置之死也懼禍及親乃不敢歸惟遣家僮還報而
獨居勝果寺一日題詩于壁置雙履於江濱而潛

去矣其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生我欲何如
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
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無極日夜潮
聲泣子胥自是遠近喧傳陽明已投江矣聞於逆
瑾伎心由是稍紓遂得達龍場而家亦無虞然在
萬里之外風聞洶洶有云海日翁已斥死矣有云
王氏已抄沒矣非先師之見機行權樂天安土何
以保其性命而成他日之功哉而無識之士猶以
僞死議之豈知微服過宋在宣尼有不免乎余觀
唐史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必反以其

猜虐不可諫欲行又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途
詐死既含歛而遁去臯母以爲實死慟哭感行路
祿山信之而歸其母臯潛奉母晝夜南奔既渡江
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與此事正相類真卓行哉

鐵柱老僧

陽明先生壯年受室時以婦翁宦江西因往焉一
日獨游鐵柱觀一靜室中見一老僧坐與語相
得僧乃出書一編授先生而別且曰三十年後再
相見後平宸濠入洪都復往游焉老僧尚在以詩
遺先生曰三十年前曾見君再來消息我先聞君
於生死輕毫末誰把綱常任半分窮海也知欽令
德老天應未喪斯文東歸若到武夷去千載香燈
鎖白雲先生亦有和章今失記昔所授編亦竟不
知何書也

張永

武宗毅皇帝既聞宸濠之變奮然有射蛟之志自
稱大都督威武大將軍乃南巡欲與之決戰未至
而陽明已擒之矣自常山路歸杭將獻俘京師而
駕已至鎮江時巨雷張永先帶京軍若干來杭先
生遂移疾卧於勝果寺僧房以宸濠付三司官取

具收管永至問知先生所在徑造僧房而先生藥香滿室擁被稱不能起永坐於床曰王都堂我知汝非病也我有好言與汝先生備述用兵勞瘁致疾之故永曰君之功不須說但聖上此來欲與濠戰君先擒之今當押赴南京候旨未可獻俘奏捷先生曰謹如教又問曰宸濠宮中金銀今安在先生曰金銀則無但拾得簿籍有帳皆送與二十四監矣永與語人之意甚相得杜先生起出袖中片紙乃御書咨旨也云拿宸濠之功我第一你第二先生乃起具服謝恩遂同入城次日同

赴教場操軍永親射九矢俱不中請先生射先生以不能辭強之再三而後就位九矢皆中京軍齊聲權呼曰名不虛傳永遂心服曰我國家得先生如此文武全才社稷之福也自後江斌張忠等屢於上前肆謗皆賴永救解得免然先生亦終不得一面天子幸夙危機永之力焉不可以不紀也

銅柱夢

陽明先生既受廣西田州之命自言曰吾少時嘗夢至馬伏波廟趨之云銅柱折交趾滅拜表歸來白如雪又夢題詩曰拜表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

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銘文永不磨不意
今有此行乃嘉靖四年秋也逾年功成而疾亟矣
屢表乞致不許遂促歸至南雄府青龍舖水西驛
而卒事聞 上怒爵蔭遂尼至今夢之驗也如此

聶司務

湖州凌漢章成化間針術神靈擅名吳浙嘗謂予
先子從吾翁曰昔曾於一市中見一丐者形軀長
大而兇惡面頰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者從之
旣去問於主人主人曰此丐姓聶父聶某原爲司
務之官因早朝從行吏失携笏板怒甚掌打其面
遂仆地死後家居其妻有娠忽一白日見前吏入
門徑入其室已而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
心知之矣始能言卽有報讐之語比長日以殺父
爲事父謹防之幾被其弑者屢矣夫妻相議逃避
異鄉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爲非將家業費盡
而爲丐云凌時感其事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
陰翬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
怨種冤根

鐵樹開花

王兩舟名濟烏鎮人家富好客能詩爲廣西橫州

判嘗爲余言今世所謂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
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吾嘗於書中曾
睹此說後官絳州乃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圃
中其人言在我 明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弘治
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於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
書中不誣矣兩舟又自刻一編記所見聞亦載此
惜不問其所睹者何書也

日月影

凡日月東生西 并南北二陸行皆有一定之度
獨丁卯歲予於 加溪所見不然余與館賓查懋言

等驗之數月甚審可駭月自望以前每夜長落于
未方自望以後每夜漸出於東北且從寅丑之間
升天望南斜行至未方則下沒矣七月八月九月
皆然每至半夜月光入檻一丈二尺有餘日與月
同宮皆出寅入未日將沒時其光入南牖照北壁
九月望日太陽入檻七尺五寸去冬至尚有兩月
此何理也不但日月而已凡南斗箕心等宿自一
更以後皆從午未間落甚速不復西行幾乎四方
易位殊不可曉初疑地勢有異及余仲冬抵家望
夜觀月尚在天南無一毫異但人自不察耳始悟

太史公月出北辰間之說可信次年春海賊大至
殺死宗將軍圍阮中丞於桐鄉浙西荼毒豈陰符
經所謂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之說信有之耶在南
方如此而北方不聞奏報何歟次年遂復反正予
時北斗有記天河有詩不止此也

木稼

嘉靖十五年余游荆山時冬至後連日大暖忽夜
中大雷電兩雹天明下雪連五日夜厚與肩齊人
皆行於雪巷晴後三日余乃渡淮是日無風日光
在薄霧中而寒氣入骨比雪寒三倍忽見人之鬚
眉毛髮皆皤然成翁無間老少相顧大笑而馬之
尾鬣柳之枝條皆成銀絲平生之所未見問於逆
旅主人曰此所謂飛霜也余意豈春秋所謂雨木
冰者歟沂陽子曰此木稼也然余考之木稼又謂
之樹介木爲少陽少陽將有害陰氣勝之先寒得
雨而冰曰樹介是日無雨不知是否燕惠王信諧
棄鄒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飛霜謂之飛霜亦
有所本又考齊民要術大寒冰雪上條謂之諫樹
蓋恐其陽氣之洩故封之謂之諫外有理而意新
稼介二字無義豈諫字之訛歟黃太史題橄欖軒

日味諫亦與暗合

雷書

按宋儒皆以雷從地發固爲正論然此直據理而不知變者耳夫變亦理也寧有理外之變哉按史宋祥符中岳州玉真觀天火所焚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人皆叵測召山而問之曰此雷部掌火神名也又宋德清縣覺海寺雷書西侯李鈞火攸利火謝鈞思通凡十二字皆倒書又平亭天王寺雷書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亦皆倒書此猶見於傳記者也余游荆溪善權寺正殿乃

唐大中年造庭下古檜乃蕭梁時植殿中三柱一書謝鈞記三字一書詩米漢三字皆楷書一書詩米漢謝鈞之記七字皆草書每字各方徑尺許亦皆倒書也周文襄公忱命以刀削之隨削隨深懼而止今洼處猶存謂雷爲二氣搏擊而無鬼神可乎

雜存下終

皇朝通志

卷之六

皇朝通志

吾學編餘題辭

吾鹽鄭端簡公吾學編以審慎質直爲國朝信

史第一余嘗從其曾孫思雍許得見公初稿一冊

雖蠹蝕不容手而于脫編爛幅時見一事一人一

語未有不條更件竄句斷字脩至有全篇抹煞別

爲創撰以信後世者惟是志矢公而寄嚴筆衡情

而招厚所收爲成美所棄爲隱惡詎云傑構不晉

陽秋凡以身盡世皇意存憂患耳則此編餘十

目雖千百刪羨其有不可言而言若成祖之于

鎮守肅宗之于昭聖是也有不敢言而言

景皇之功過張桂費王之在奸讒是也有言之而推見至隱若歐陽以濮議從祀朱振爲大同亂首是也其他見聞尤多身所更歷誠編外之真是非真議論真袞鉞也惜乎女后一條僅存孫錢周夏諸后他如酷佞不見一人而奸讒祇存二叙不知刪傳更作何語徒有想見而已但公初爲郎署議迂大禮此編筆載非一而詳駁無二少遜所謂至死不變成其爲端簡者乎

後學姚十麟題

吾學編餘跋

先大夫嘗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矧 昭代典章法度得失治亂關國運盛衰生當其時文獻足徵見知聞知詎一人得以臆裁者乎王父端簡公身際 盛明心憂國是所著皇明吾學編徵吾錄古今言而外若女后樂律儀制兵畧茶馬鹽糧運法水利藝文隱逸酷佞方技等傳嘉靖丙辰太宰古冲李公爲趙許奏論死公懼以言殺身悉畀火今所存者殘編斷簡僅千百之一不肖從故篋中檢得數條慨方策之徒存憾全書之未覩詮次手錄

寸璧自珍終不敢漫傳以違先志第曰家聞實吾
學編餘也如所云日月有明雲寧終掩江河有性
土可終湮俟天祿石渠之使一採擇而已
萬曆戊戌長至日不孝孫心材謹識

鄭端簡公吾學編餘

鹽邑志林第三十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訂閱

孫男鄭心材手錄

遜國遺聞

建文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

初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人謂
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
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
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太祖即位于南

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 四祖爲皇帝冊立馬氏
爲 皇后皇子標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
五年 高后崩 太祖倦勤 命皇太子裁決庶
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 皇太子日御文華殿
百官啓事寬明有斷臣工盡服歲餘 太祖復親
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櫛逆謀聞 太祖遣人察
之藏兵五臺山反形已具 太祖大怒欲發兵討
皇太子曰櫛反期尚遲告密者櫛未必知今以兵
往萬一拒命是父子爲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
俱來 太祖大悅於是 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

晉居浹旬懽甚 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 皇
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王倉皇受命遂從
至京師 太祖欲賜之死 皇太子叩頭乞哀乃
降爲庶人居京師 皇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
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 太祖憐之赦復爵王
於是改行爲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爲賢王 皇
太子之教也貴妃薨 太祖旣裁定喪禮 太子
當服齊衰杖期 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總
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
衣旣葬除之蓋諸侯絕期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

其母亦壓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 陛下貴爲天子臣不肖嫡長幸備儲副爲庶母服葦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上不喜曰汝從朕服太子不肯服 上大怒顧取劍 太子走 上逐太子羣臣震讟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 上前跪抱 上泣曰 陛下於 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伏地牽 上衣不釋 上爲感動止立彥良又追及 太子泣諫曰貴妃逮事 至尊 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

衰衣

太子

太子不得已服拜謝

上怒解擲

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初 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曰懷次日允炆洪武九年生於是命禮官定親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皇太孫坐受禮畢入室乃叙家人禮制既定親王從之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 太孫裁決 太孫頗尚寬仁兆民忻忻罔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 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十八日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

曰天佑下民作之君我 皇祖皇帝受天之命統
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
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
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
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建文元年大
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
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建文元年六月廿一日詔薦舉 詔內外五品以

上文官及州縣各舉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
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稅戶考滿吏知印承差
內除用至是定保舉法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
軍者悉聽保舉吏部聽用

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佳麗
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
見有遺跡伊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
欲語還踈踏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狀
頭

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
論魏曹戮力事討賊討賊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祇

顧順與逆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賊子請挂一
神考早謝世 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勳
戴帝室姻婭盡雄豪強鬪萬人敵隱然九鼎重九
鼎重嫌隙一以開讒言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
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子澄輕佻固無匹伴讀
東宮中踪跡類世叔文華嘗造膝一旦翦侯王匆
徨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
六軍盡股栗齊公泰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
正旗誓書嚴紀律內相方孝孺夫子早學富經術
倚馬草樞檄文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迪自少稱

英特王

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

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無他鼎
鑊耳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
坤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
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寃皆宿積慎無我
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段奚足恤後來
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
書埋日期回首嘆昏色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
孤燈秋夜長四壁蟲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
識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蕙愚甘心

取族滅不觀解與胡乘時附龍翼恩寵日日加聲
名重簡冊

陳瑛爲北平按察使坐交通王府謫廣西 太宗
即位首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怨建文諸臣最
深 上爲帝允炆輟朝五日瑛請減之 上不從
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
悖逆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
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
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
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

問後方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瑛未
幾以苛刻得罪誅

洪武中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
然亦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內官過廣信之
弋陽縱馬于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
魯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懼
償其馬傾貲賄焉魯歸猶以擊馬事聞 高廟竟
籍周謫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爲言詔所
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放縱虐民士者即擒縛送
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靖難兵

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然所過城邑
徃徃堅守不下間克之去即殺守帥復爲朝廷及
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
官密言於 文廟直擣京師約爲內應天下可定
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爲歸計意
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旣入城天下大定內
官言功不已 文廟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爲邊
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于侯伯之上永樂
末征胡出塞數十日不遇虜軍士困迫大臣諫者
輒鎖之太監沐敬力爭 文廟罵曰反蠻敢爾敬

乃仰首徐應曰不知誰是反蠻 文廟大怒命曳
出斬之敬語漸不遜 文廟舍之乃曰吾家養人
皆如此何憂不治敬亦預謀者也

壬午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次浦子口諸軍迎戰敗
之高煦至復戰諸軍不利 帝遣都督陳瑄率水
軍徃援之瑄以舟師迎降乙卯靖難兵遂進次於
江上都督歷城侯盛庸會軍於南岸禦之不克時
北兵敗 文廟欲奔還適高煦帥兵至 文廟撫
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
以爾爲太子於是高煦殊死戰竟敗盛庸兵 帝

會羣臣慟哭欲幸浙或勸之幸湖湘議不決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鼎分道禦北兵諸宦官誼然謂不如遜位有竊寶勅出見文廟者李景隆已令金川門守卒解甲而宮中火起矣

王稔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稔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恤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幸逮繫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忠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也而稔力以疾辭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

世咸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稔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巖稿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儀制 薦舉

國初科貢薦舉三途並用然進士釋褐僅得州縣冗職薦舉者或驟至公卿洪武元年八月遂遣儒臣詹同等十人分行海內訪求賢哲當是時

孝陵急於得人往往失實故解縉因戊辰天變上封事極言其敝曰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鬚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然其時薦舉如宋仲敏陳靜誠朱備萬桂彥良胡以道亦多得人鄭沂以義門遂爲禮部尚書權謹以孝子遂爲文華殿大學士矣建文初方希古建議開薦舉之途遂下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如高危鄭恕樓璉鄭楷輩皆擢用宣德天順間亦尚有薦舉者至成化間雖白沙先生被薦至京亦令吏部考試授官於是薦舉之途益輕即有薦舉亦不過詩畫篆

楷之流無復文行君子楊石齋在內閣惟薦吳人
文徵明徵明亦以詩畫得薦官翰林待詔及永嘉
柄用時申薦舉之例然有司未聞有薦一人者惟
葉幼學温州人張桂議禮時爲之尋檢史傳書寫
疏草得薦爲翰林待詔明倫大典中所謂儒士葉
幼學者是也

今天子既定 大禮銳意禮文之事希進者又日
夜探內意犯衆議爲之但取好官不顧笑罵於是
立四郊親蠶靡費百萬計當道者又議孔廟之禮
去王號稱先師配享從祀者皆稱先賢先儒盡去

公侯伯爵毀去塑像題木主別祀啓聖公配享則
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又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從祀國子監毀像
時衆皆相顧未敢毀祭酒許誥厲聲曰此土木偶
人知爲誰像耶呼市中乞兒曳之人與錢三文須
吏乞兒羣至像遂毀誥自謂勇於從正然識者笑
其希進也編修徐階疏請從舊 旨下誥責再三
至親御詞章戒飭且云徐階是姚涑榜進士大學
士費宏所取忠佞昭然階謫建寧推官去望風獻
諛者遂抗言衍聖公之封且應革去不宜世襲當

路者知海內人心不與事遂已夏言爲禮部尚書
建言 新天子即位幸學世一見乃今釐正先師
祀典宜再恭謁以示崇敬乃於嘉靖十二年三月
十三日幸學行釋奠禮太牢進帛進爵如 泰陵
故事言疏中歷陳 今天子聖明將順其美 皇
上懋勤聖學夙聞大道經筵日講未嘗暫輟又於
文華殿東室欽奉三皇五帝三王并周公孔子神
位春秋開講祀告月朔躬行瞻謁以盡企慕之誠
近西苑無逸殿落成命大學士坐講邠風無逸等
篇以端風化之本云幸學事竣言又請輯幸學文

移爲

聖駕重幸太學錄頒布天下識者謂宜名

爲 聖駕再謁先師不宜爲再幸學也當是時孔

子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聞韶翰林世襲五經博

士顏從祖孟公綽皆在聞韶上表稱謝再不及釐

正祀典事但云臣等恭遇 聖駕臨幸太學拜奠

先師禮成謹率三氏子孫上表稱謝伏以飛龍在

天治啓文明之泰神龜出洛運開皇極之貞當修

文偃武之朝舉重道崇儒之典光增俎豆寵被雲

來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貫三極道邁百王作

之君師治教洽休明之曆興夫禮樂中和臻位育

之功肆一紀化成之餘屬百祀秩稱之後謂先師
繼羣聖之統而太學乃賢士所關華蓋天臨釋奠
委九重之重絲綸晝接授經勤萬乘之尊聳觀聽
于橋門儼威儀于堂陛馳使華於鄒魯山川蒙日
月之光侍講席於唐虞几杖附風雲之會愧象賢
之靡肖叨扈聖以知榮輪奐一新壯宮墻于數仞
袞旒再幸耀史牒於千秋彼漢帝之臨雍徒爲誇
詡顧魯侯之戾泮尚有頌聲歷選前聞無如今日
臣聞韶等忝屬聖賢之苗裔粗聞詩禮之緒餘沐
雨露以沾濡廁跡章縫之末荷乾坤之覆載棲遲
吠畝之中欣逢有道之長快覩無前之美怵深雀
躍感切冰兢伏願六經如日方中文運與世運而
俱泰一人配天無極皇統與道統而常新祭酒
林之俊表中則云默契聖心大祛俗見謂孔子稱
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謂元人塑像爲不經特
遵皇祖之制別祠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
賢盡去公侯之號當是時郡邑聖賢像或毀或不
毀或壁藏之亦不能盡詰啓聖祠本起于追崇之
禮歐陽修之得從祀則以主濮議故也塑像本起
于開元林謂之元人何也或曰國子監聖像塑自

元人

弘治甲子鄉試各省主試官皆得自聘如山東王

陽明浙江楊月湖

諱廉字介夫

皆一時文行君子故所

舉得人其程式文字亦平正醇雅嘉靖戊子當揆者欲一切攬權建議主試官從禮部具名會內閣上請簡遣時士習尚羞權門有學行者不屑干謁禮部亦采諸公議以故戊子科取人刊文亦頗可觀至辛卯則風習靡然即有一二好修者亦不能無患失之意相率奔走於風塵間矣以故是科所取皆奇僻之士刊文一切務爲險怪尖新語不復

明經傳傳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橫剛係蓋非小小也甲午科禮書夏言上疏論列極言士風文體之變請止京差官自後刊文有復如戊子者追奪考官禮幣然亦未審得其人否也辛卯科陸銓爲儀制郎中時告職方郎中華鑰曰戊子科主試官吾與兄皆不知有此差遣乃今辛卯科于請者十數輩不惟擇地方又且自擇同事者余不聽比具帖白之堂上堂上即如所請者輒改職名付司中司中執論十回三四耳即止不聽比帖至內閣內閣亦輒改不可復執矣銓鑰皆余同年友也

風水之說名人少信之惟朱子最信風水昔宋仁宗葬真宗擇地不精果無子哲宗高宗亦然寧宗葬孝宗土肉淺薄之地寧宗理宗相繼絕嗣宋人專主國音但取坐丙向壬之穴已失古禮負陰抱陽之意矣然擇穴亦不必專專求山但取其吉則止我仁祖皇陵亦在平地不必拘於一處漢諸陵各爲一縣豈必古人族葬之禮耶今孝陵在南都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天壽山則穿鑿旣多靈氣必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况祖陵之側數興土工能無

驚動乎朱子云葬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凡擇地者又先論其主勢力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較其地之美惡也我孝宗葬地不善主事楊子器言其下有水泉下之獄已而武宗果無子當是時皆言孝陵嚴御內宦將奪其權以故宦者葬之水中悼靈皇后葬時胡端敏亦請少緩日月務擇善地不宜于祖

宗陵寢之旁營發太多洩 祖陵之佳氣犯 祖
陵之方道時不能用已而 中宮繼廢 聖躬頻
歲不安已丑以來四方歲歲有軍旅饑饉之憂
風水之說見諸經傳觀之詩言太王公劉衛文公
皆升望降觀以測天景以審地力以察物產周公
營成周亦擇地而塗鄙河洛固形勝地也商人五
遷皆在河濱無山陵之倚故父子相世者少而兄
弟相及多也至于葬地尤宜慎擇論者謂葬不擇
地居必度室非也土宜土圭之法雖爲都邑宮室
要之人生天地間居室幾何藏土歲月何可計也

朱晦菴深信蔡元定之說山陵之議以忠賈禍豈
不悲哉予嘗謂今海內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多水
則空多山則實故自古及今在帝位者多非長子
六經之前固不足深信粵自帝堯以次子起唐侯
爲帝元子朱不肖讓之舜舜子又不肖讓之禹禹
纔傳之太康又失國傳之弟仲康成康元子早世
後世子孫徃徃兄弟相及至周王季以季子爲侯
武王以仲子有天下秦亦少子漢惠絕世文帝亦
少子也光武中興亦仲子唐太宗宋太宗皆仲子
我朝 高皇取天下元嗣 懿文太子薨元孫建

文帝失國 文皇帝第四子也近世百年間中宮無子嗣天子者皆妃嬪子也 今天子又自藩王入繼大統豈非天地間大風水致然哉

今天子續封功臣之後海內大悅 我朝開國功臣封公侯者殆二百人元勲李善長封韓公及身而誅永昌侯藍玉而下不論也六王元祀中中山王長子輝祖襲魏公以忠於建文 長陵幽之死獄中國幾絕後念中山功復封輝祖之子開平王子昇茂皆得罪除國岐陽王景隆襲曹公事建文賣國 長陵惡之幽死國除寧河東甌二王之後

不知其何以國絕大抵 高帝於功臣類漢高祖

又靖難後江陰長興安陸諸侯皆以忠於建文誅

絕故後世少有存者惟魏公黔公武定侯三家而

已今之公侯率以平蠻擒賊討倭或外戚恩澤或

定策迎駕功封耳 今天子祭太廟顧六王問侍

臣今其後孰是對者曰魏國公中山王後也餘皆

無聞 天子悼念於是續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

臨淮侯鄧繼定遠侯湯紹恩靈璧侯又念誠意伯

謀畫功最多續封其孫瑜誠意伯先是 孝宗在

位訪配享元功之後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皆官

南京錦衣指揮使正德中又官劉瑜處州衛指揮使至是續封云六王者中山功最大其功最著者定江淮平中原逐胡元出塞外也開平取建康戰鄱陽擒僞吳撫定關隴功最大岐陽勦苗蠻取閩甌鎮撫北邊功最大寧河守山越招河番守護郊圻功最大東甌取浙東定并汾討山獠防海寇功最大黔寧定番部降湖湘雲貴鎮撫百粵功最大劉青田運籌帷幄功如子房正德中亦謚文成也昔漢功臣封者大者誅及其身如韓彭是也小者再世或三四世至以耐金細故亦除國惟蕭相國

屢續封文帝續封則景帝續封嘉武帝又續封慶宣帝又續封建世成帝又續封喜至莽賊乃絕哀帝亦續封曹相國孫本始至莽時候宏降光武不失侯陳平自以多陰謀廢不復起果然唐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官其子孫正員後又分列二等授其子孫以官蓋一百八十七人然房喬罷配享魏鄭公仆碑亦爲薄矣杜克明子孫代有顯者皆其自振非以祖故推恩也暮亦以進士發身自致通顯又能不忝厥祖矣宋元豐中詔取景靈宮繪象名

臣推恩本支紹聖中又考慶曆以後諸名臣錄用其子孫又官趙普之孫崇寧又錄藝祖功臣之後此皆前朝美政云

仁宗嘗賜師傅大臣楊文貞諸公銀圖書其文繩

愆糾繆又各分賜文貞

諱士奇稱西楊建文時則以名儒徵江西秦和人

貞一蹇公義則忠貞各以其才德爲文 宣宗亦

嘗賜胡忠安公淡則文恭世家又清和恭靜蹇忠

厚寬弘文敏

諱榮稱東楊閩人

則方直剛正云

今上亦

賜張桂方

張聰桂萼方獻夫

楊邃菴

翟石門各銀

圖書一異其文令其各有密啓令圖書封識於是

諸公各有訐訕相傾之事至采外間鄙褻幽細皆聞之嚴邃之地矣惟翟無他才亦不敢輒用此圖書也楊文貞公諸圖書去官或終於位皆未嘗繳進桂去始繳還圖書自後張三逐三繳圖書至方乞老歸特疏乞存畱原賜圖書且云臣歸之日萬一未填溝壑有所聞見願効一得之愚如其沒齒亦得遺子孫百世寶藏也朝廷從其請方霍在南海害徧鄉閭劫持官府藩臬大臣如龔大稔輩稍執法遂下詔獄郡縣官吏願指氣使而已方之乞畱圖書奏事寔欲以是恐喝吏民也

哀冲太子將生朝廷令內閣吏部訪擇京朝官學
行有時望者十人入翰林以備他日宮僚之選甚
盛意也時吏書汪鉉文選呂希周薦唐順之陳東
楊淪盧淮陳節之胡經周文燭任瀚某某朝廷用
順之等爲編修且令再選則以孫繼魯屠應峻王
汝孝華察李學詩焦惟章沈伯咸應命用屠王章
李四人爲修撰翰林官舊有此例自成化弘治來
遂專用庶吉士他官不得改在翰林者未必盡得
其人誠一弊政也國初宋景濂王子克宋仲敏朱
備萬之後梁用之以陽春令爲修撰金文簡王希
範以給事中黃文簡以中書舍人胡若思以桐城
令爲檢討楊文貞以審理副爲編修劉忠愍以主
事爲侍講李文達以郎中爲
又吳康齋以薦
爲諭德陳白沙以薦爲檢討也人臣寧君各量其
分力周文襄公自請讀書翰林劉忠宣張簡肅則
自內翰乞補部屬劉職方張車駕主事三公皆爲
名臣云胡種以大臣子謝恩爲檢討

茂陵得子甚遲後乃有九子 孝貞純后無子

孝穆紀太后生 孝宗 惠安邵太后生 興獻

帝岐王雍王楊恭妃生涇王潘端妃生榮王張德

妃生益王衡王汝王 今天子春秋鼎盛未可量也或曰 茂陵寬仁在位餘二十年未嘗妄殺一人昔漢元帝三子迭爲帝章帝諸子後皆爲帝元章皆寬厚長者故也蔚悼王者 孝宗子也早夭墓在西山中

傳陞乞陞 祖宗時亦間有之至正德冒濫極矣安化之變宦豎厮養封伯者七人都督而下不計也工匠藝術官錦衣支俸鈔者近萬人 今上即位詔革海內稱快至嘉靖五年間詔革有力者漸得奏復亦遂有傳陞乞陞者矣張桂方霍初

陞翰林皆傳陞也丙戌春御用太監張忠請成造龍床頂架室厨金冊金寶珠翠龍鳳冠及畫軸書篆春牌等官匠趙奎等五十四員陞職一十四員冠帶兵部兵科執奏不能回自後時時有之漸增而多至甲午四月工部尚書秦金疏言會同內外提督太監高忠等將各營建工役官吏匠役郭孟陽等一百五十人爲一等閭均美等三百一十五人爲一等呂文學等二百五十四人爲一等通乞陞賞不惟不能執奏乃遂交通至此可嘆也胡端敏嘗奏言今太倉積銀不及江南一富家天下倉

廩皆缺貧軍數歲乏糧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此
凡受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樽節擔石積累
以裕國儲而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秦昔爲
戶書能爲國惜財乃今復起工部何以有此奏也
嘉靖戊子京城民謠有十可笑議宰執及時政且
干宮闈大抵皆惡宰執權橫之故東廠錦衣受旨
緝訪邏者千百分羣四出乃得席瑤等十餘人皆
傳誦者非寔出其編造也宰執發怒欲以妖言律
當之時胡端敏公在刑部但云瑤輩因聞編捏笑
言乃敢互相傳誦罪止杖徒云

今皇帝即位憫念民瘼令京堂上官舉堪任知
府者時尚各舉其人應詔厥後霍詹事韜乞令兩
京大臣到任半年之後各舉二人自代殿學楊一
清言天變民窮乞令大臣舉折衝濟難堪任軍旅
者申勅再三竟無舉一人應詔者昔宣德中令大
臣薦任方面官者吏部啓用其有三年報政無薦
者會官議其賢否而黜陟之正統初庸才不便浮
言沮撓西楊極論云此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
造爲謗誹以沮壞先朝良法冀得循資遷轉於
是得復如今景泰天順間或各薦或會舉時李文

達公又深惡薦舉開奔競之門亦不能止大抵吏部之權稍輕矣成化丙戌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歸之吏部未及三年言者謂非作人之法又復如宣德正統之制弘治中間或行之至正德不復有是舉矣乃今奔競日盛無復廉恥雖主事評事改御史必百端鑽刺翰林之選徃徃行金錢矣董中峰在吏部時告余曰子何辭科道之太迫也人之求吏部爲是官者不憚拜跪人且求之而子固辭何也余應曰病體不堪清要耳是時改科者二人馮時雍陳箎旨不允改道者十四人惟兵曹

三人余及余鈺黃禎辭以疾也大抵今之庶官亦好進今之大臣亦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薦之於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霍南海奏謂百官入朝衣錦繡見吏部則素絹袍俛眉俯體不敢失尺寸是敬朝廷不如敬吏部也信然

景泰能用人戰守保全社稷功最大然其薄德處亦多裕陵歸幽之南內再不令百官一朝見至今思之令人痛心又遷錢皇后別居仁壽宮云俟大兄鑾輿之復又廢太子立巳子見濟爲太子旣立汪妃爲后巳而廢之立杭妃爲后未幾

見濟亦卒 裕陵復辟遷景泰西內益友愛之景
泰崩或欲令汪妃殉葬 裕陵不忍曰汪妃朕弟
婦年且少不宜存內移之舊府衣食用度更加厚
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
於是妃及其二子皆得所云至 憲宗不復念其
斥廢復其尊號加之美謚此本朝盛德前代所未
嘗有也 今天子事 昭聖張后孝謹事 莊肅
夏皇后亦然蓋家法有自益見仁厚孝睦真足爲
社稷靈長根本之地也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聖諭內閣楊一清謝

遷張璠翟鑾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
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圖并
假爲註釋與卿等看璠遂奏云臣昔讀書山舍嘗
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臣於 御註心
箴敬摹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
程頤四箴乞畱神省覽 聖諭卿何便付工刻石
豈不取人笑乎待麤有領會之時再註四箴也璠
又疏請四箴註早成并刻是月二十六日四箴註
成 聖諭惟及璠更不及三老云卿前日所錄來
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思之程氏見道分明

敬慎如此但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奪
子故朕又述數語於末其詞曰斯四箴作於程頤
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璪也願之作
箴其見道之明如此而動與禮合宜朕未之言君
子必知之矣夫今璪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
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
釋其義于以嘉璪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
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於璪也哉璪於是請以
御註五箴刻石翰林後堂又請通行兩京國子監
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又請
并刊 皇上所著敬一箴并 聖諭先後六通敬
一箴居中五註六論分列左右海內費萬萬計矣
即有奉行少緩者輒爲人所中傷奪階罷官數十
人矣時七年二月也三月四日璪又自陳未仕時
讀書姚溪書院亦乞立敬一亭如府州縣學并乞
書院額名 天子喜甚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令
有司起敬一亭刻五箴註并爲修建書院璪再辭
再不允時禮部但行浙江如旨奉行工部尚書童
瑞題辭則極其獻諛云璪藏修於姚溪書院涵養
益深積學有待繼登高第欣遇明時定 大禮以

破羣疑決 大獄以折諸枉傾心報主允符貞義
之褒正色立朝足副抱忠之旨上有是君揭敬一
之箴置諸座右下有是臣引四箴之訓陳於王前
真千載竒逢誠一時嘉會也急令浙省修建書院
務令廣大弘敞遣官程工但取容悅不顧經費於
是司府縣共出白金六萬兩即粥大青白金三千
兩鄰省文吏及武弁凡幸進者皆獻建書院錢又
不下數十萬金矣書院未成先賜內府五經四書
各一部凡百五十九卷璫上表謝有云每愧魯兩
生之召敢忝舜五臣之稱蓋張桂自謂兩生五人
則張桂及席書方獻夫霍韜也黃宗明黃綰者璫
輩時時謂之平原十九客蓋以其碌碌因人成事
云

言官下獄我朝時時有之天順初御史楊瑄等劾
石曹都御史御史皆下獄弘治初給事龐泮御史
劉紳等論不當差錦衣官校逮武岡知州劉遜亦
下之獄科道一空至正德間言官有杖而死者矣
嘉靖十一年御史馮恩論劾汪鋐切直鋐言恩有死
罪數端朝廷遂以極刑加之朝審時大寮有欲開
釋者鋐作色不肯中止今尚在獄中未決也洪武

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
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誹
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
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
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
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
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叅令
專坐署治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

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
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叅令百官
言事毋以謙爲戒此 祖宗盛德事也

嘉靖中改歲貢之制必考選應貢貢至京師者皆
求應鄉舉於京圻諸生惡之有言於朝者蓋歲貢
生多南方才子北人所憚也時禮書夏言建議兩
京人才本不及江浙 先朝以爲京都四方所集
有國子監有各部歷事監生吏員知印承差筭手
有太醫院醫士鴻臚生故舉額一百三十五人今
宜定制京圻諸生得額百名外省諸人得額三十

五名於是羣議遂息

大禮既成之後小人倡爲遷陵之說 章聖太后

亦慮萬歲後南葬安陸亦主遷議是時張桂亦將

依違其間以說 太后賴 天子明聖外廷執議

竟中止然自嘉靖乙酉以來各邊軍情大變大同

軍變邀請朱振爲帥遼東軍變邀請郤永爲帥蓋

自甘肅殺都御史許銘時論殺總兵李隆自後不

惟不罪主帥且不罪校領矣 天子因見京師四

面軍情多變密雲上谷雲中時有虜內侵故有遷

都之議內主遷安陸外三四小人主遷南京然亦

未嘗顯言時時召柄用大臣議之外廷亦皆聞其

說然以其事尚秘無敢論列者嘉靖甲午科鄉試

發策如應天等處皆有諷止遷都之說禮部題南

京 太廟亦并請不復修理南京宮闕以示專一

京師之意矣

嘉靖乙未進士禮部題請每科選庶吉士皆限年

限地又出大臣意今請 天子御文華殿自第二

甲一名以下俱引赴文華殿試 天子自臨試一

如廷試儀 天子允其議試諸進士以當今時務

何爲大策并讀五倫書有述詩大臣讀卷取正副

天子臨決定取三十人

運法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灤運又罷專由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

山限閼爲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州縣數十爲禍不小况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旣防決大名又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密於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爲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可復

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
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濬溝二道擇濬一道
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隄
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隄以防新決
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
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
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
帆遼海糯稻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
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
外洋有白蓬頭水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

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遶出東陬山風帆一
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篙師柁工皆安東人商賈
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
石臼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舶往來遶出山
後未嘗有覆沒者旣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
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
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
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鰲山成山析而西
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
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

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衍斥鹵之地可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邗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道之據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兵畧

乙酉大同軍變時余意朱振爲首惡疏中云唐縱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都督魯綱對人言首惡不是郭鑑等郎中趙錦對人言首惡那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中矣當是時傳聞朱振之得帥行金錢數萬於當路諸人皆出

叛軍搜掠公私之物也以故當時遂從叛軍之請
赦振萬千乾沒出之囹圄遂爲主帥守大同桂勇
忠勇竟爲彼所逐乃知初殺張都堂殺賈叅將皆
振之謀非郭鑑之謀也癸巳之變朱振僞死軍中
以爲信聞之朝廷越三四日北虜驟至夾攻我軍
竟大敗邸報云我軍圍城困賊又云立有木柵水
闌乃又云大同賊一半戴狐狸帽套掩耳紫花號
色與達賊混同衝戰是此賊尚能出入自由非我
所能困也又云我軍連衝數陣收軍回營不復明
言此一半賊曾否同達賊出境或尚在近郊或仍

復入城也比至十一月十日獻出首惡皆腐潰死
人決非造謀有力者十一日又復與達虜交通來
戰此賊旣敗入城復以火器從城上殺傷我軍數
多則其計出狡黠朱振未必死也是時京營頭撥
精銳官軍發出一萬二千員名後又載請師根本
之地不可不慮未幾寇入密雲殺掠近萬人去京
師不遠二百里耳大同賊見我軍數敗益堅意城
守不許城中良善聽招不許卻總兵立受降旗又
令奸細入京探事或遂欲賊殺主議大臣益無忌
矣兵部乃議用江桓爲總兵與劉源清卻永共事

桓初與張都堂共守大同張被害而桓恬不能救
又無一卒譁於其前論其情罪宜如李隆旣從未
減已爲寬縱今復用之又焉保桓之不爲振也幸
聖明不允豈非宗社之福於是益見當事者之誤
矣大同城中積粟苦不多又乏薪炭苟能併力合
圍外拒達虜內防逸賊不過春月虜弓馬不便不
能不歸城中困乏當自潰但恐事平之後大同巨
鎮遂爲空城宣府倚大同爲藩其迤東無強鎮大
寧舊地皆俾葆塞夷人今亦北通大種時時擾漁
陽盧龍延綏之東與大同僅隔一河無大同之援
延綏遂孤延綏又無山川之險西接寧夏寧夏又
在河外大同之事誠有未易處者近日喜事大臣
婺源嘗抗疏自請行邊貴溪建南北郊之議永嘉
力務更化霍見事風生發議論獨此事再無一言
及之何也

大同之議永嘉主勦貴溪主撫黃石龍同貴溪於
是與永嘉相忤師久無功 天子亦厭苦卻永劉
源清矣廷議用馬昊陳九疇牛鸞代源清 天子
特勅內閣云昨卿等所擬馬昊陳九疇決不可用
牛鸞或可但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夫

大同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殺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本是卻永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旣說專剿逆徒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况此地此門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旣能了事如何又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時甲午二月六日也勅中所謂宣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信然至三月二十二日遂勅石龍賑撫大同查勘功罪且聽便宜行事然勅中但云調濟宗室撫卹軍民舉察欺隱辨明冤枉糾舉怠誤使地方安妥人心協服更不及查訪真正首惡矣

輿地險易遠近豐耗亢隰之說學者不可不知况有用世之志者尤宜用心於此也其說槩見於六經自後蘇秦說諸侯蕭文終相漢趙營平討先零馬伏波度隴西李吉甫計河北方鎮德裕籌南詔皆按地圖議方畧 今天子勵精求治吏部尚書桂萼進皇明輿地圖圖有叙有紀叙則述其地形利害紀則述其官署藩封戶口兵食牧圉之數而各以南北直隸十三省圖冠之又總爲一統之圖於首末又爲四夷方位之圖亦有叙論此皆出甌寧李默所撰次默初爲兵部主事員外郎與余交

善其書初成時時出示余商確其中處置亦有識見而文章高古可愛也默今時名士欲就功名乃托迹于桂桂殊愛重之桂去乃稍稍不得志以默之文章才識少需時用即不用亦已亦足以成名於後世也其進書之疏有曰我 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僞寔備嘗之地之險易寔徧歷之太宗文皇帝亦與有艱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胷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未易改也自時厥後 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聖之資而視 祖宗之實嘗周遊民間者有

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或輟 孝宗皇帝嘗銳
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來
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
可止者則所當修復 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
盡正在今日臣待罪輔臣愧無裨補乃者備員吏
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密加訪問於地方民情土
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論列之近似者裝成三
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即天下土地分十有七圖各
具叙紀又裝成一冊上獻此疏亦李筆也史書中
論地理者惟太史公貨殖傳班孟堅地理志爲美

餘皆無足觀也漢成帝時劉向畧言地分張丞相

禹使其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亦未宣究唐宣宗

命翰林學士韋澳纂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

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

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

事也今其三書皆不傳云李宇時言辛巳進士庶

吉士以是書故得吏部郎中復與兵書王憲論武

舉坐位謫寧國通判然衆論皆謂李所爭爲

是也

大同兵變未能戢嘉靖乙未三月中遼東軍又叛

呼噪欲殺巡撫都御史呂經經藏水溝中得免奏

至兵部但題取回呂經別用更不及叛軍何以處置已爲御史王廷言呂經平日行事乖方臨變又倉皇棄印勅裸袒求免固爲有罪其遼東叛亂旣經巡按御史曾銑奏其據城犯義又云首從莫辨是其跋扈無狀安得無罪今止奪巡撫之官而不究軍士之罪何以靖遠俄而遼東鎮守太監王某又奏呂經克虐乞下詔獄曾銑又復奏經紛更土木擾害吏部因而覆題呂經革職閒住已而王太監又奏軍情變動乞差舊任總兵卻永巡撫周叙復任撫安於是時韓邦奇已有遼東巡撫之命內批呂經革職還差官校拿解來京問理韓邦奇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軍士但令巡按御史提問而已

北邊軍士公然驕悍不可制嘉靖乙未遼東軍變尚未有處巡居庸關御史曹達又奏言巡歷至關上下操官軍呼噪竟不肯下營排陣奏至識者無不寒心 旨云兵部知道而已時京東遼東京西大同京北居庸京南保定相繼有此變奸人因而倡遷都之說矣

初大同軍變費公在內閣力主招撫至今貽害國

家大同繼變夏禮部又力主招撫今遼東軍變費
公適再起必主招撫之議矣蓋嘉靖初可勦不可
招今則可招未可勦也須有委曲調停于其間俟
吾紀綱修明兵力有餘上下同心偶有小變便大
勦絕以風警其餘則可今輒議勦遼東則西邊不
肯聽調議勦大同則東邊亦然是未可輕議也其
失在於大同初變之時至今思之令人撫膺太息

馬政

我朝馬政最爲有法以後漸改漸不如初洪武初
草創之制未爲盡善至永樂馬政詳矣宣德正統
漸不如初至已巳之變大爲釐正馬政亦復舊稍
稍增益至成化弘治又漸弛廢已未有邊警又集
議馬政然議論多而實事寡矣蓋各邊戰馬自遼
東陝西皆有苑馬寺行太僕寺專給各邊戰馬又
有馬價銀宣府有餘糧陝西有屯糧又各有草場
椿頭朋合銀兩後乃將領侵漁制使貪黷利歸於
私橐而馬日耗矣故成化以前各邊請馬請馬價
者亦少與之亦有節制弘治初則請乞無限矣止
以陝西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銀不過三千八百
兩有奇弘治數年間則一十六萬兩矣其費馬價

至此以大同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馬不及千匹弘治中三五年間取馬近萬匹矣其費馬如此今京師戰馬日耗余閱御覽馬數國初三十六萬今不及五萬圻甸寄養馬匹專供京營亦爲各邊奏乞日就衰耗矣京師有馬官軍或盜馬而逃或私賣戰馬或尅減芻豆致死官府惟務文移往來不着實責成掌理之人乃禁京師賣酒糟者謂酒糟能病馬誠可笑也 今天子累勅馬政而不能奉行京城尚然邊方可知矣甲午一年間各邊請馬價銀近三十萬兩不知何以繼之掌銀者利馬價之大輕市馬者利馬價之乾沒故戰馬一匹給價銀十兩就使不入侵漁之手焉得良犍哉近日王大用巡撫邊方以開馬市獲罪去官於是邊臣益諱言馬政矣

女后

戊子上 章聖太后徽號禮部儀注 莊肅皇后與 中宮同班朝賀邸報傳之四海莫不驚異莊肅母儀天下十六年 章聖尚爲藩妃君臣之分天地森然豈有北面朝賀 章聖之理聞之朝議亦紛紛然竟未聞一人敢言者時方獻夫在禮

部方於五人中頗爲平正乃亦有此時胡端敏公
爲刑部尚書亦不聞其論奏也不知此事竟何以
處之當時有能密白當道從中批出免賀可也不
若遂詰責禮官乖謬尤爲光明庶宮闈無嫌之爲
愈也

大禮之議廷臣凡七爭初爭考再爭帝三爭皇四
爭廟五爭廟街六爭 太后謁廟七爭樂舞皆不
能回 聖意凡爭者七百八十三人今觀諸疏中
惟石殿學瑤崔祭酒銑詞切懇感愴人石曰 孝
宗 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

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
時享 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又
曰我 祖宗家法凡 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
復出者 太廟尊嚴乃 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
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出入者而况於 后
妃乎其曰 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也 祖宗
參酌 列聖相仍已爲定制今豈可遽爲變更哉
抑臣聞之軋剛坤柔陰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
越漢唐之季間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 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豈宜輕

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
輒入 太廟街門往來坤行軋事陰冒陽位其幾
既見不容但已異日縱無後患可不加之慮哉銑
曰 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
大順通情夫人之願有子孫者氣相傳焉故絕世
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取同宗者
爲後若夫 帝統必以長 祖訓繼絕必以弟必
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 陛下爲弟而
長以倫序則考 孝宗是故必降其所生斯謂之
後若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
子蓋輕也斯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
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
日之忠邪辨矣當議禮時前從衆議而後隨張桂
或出入其門求美官者多有之然猶恐人之知掩
護不暇惟翟殿學鑿序明倫大典則不復顧忌矣
其詞曰臣待罪詞林昔從末議雖壓于大吏題署
匪情而因循遷就實無的據論心治罪臣咎有餘
荷蒙 皇上不加斥誅命總吏事似有發明頗得
要領云

孝莊睿皇后姓錢氏淮安海州人父貴府軍右衛

世指揮使正統七年五月選立爲 皇后 景帝
即位遷居仁壽宮 后無子 英宗以后賢德又
更憂患恐萬歲後 周太后有子爲 帝命李賢
錢后與我合葬賢識諸內閣 憲宗成即位尊爲
慈懿皇后成化十四年六月 后崩謚孝莊懿穆
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當是時 孝肅稱皇
太后久矣禮部議葬禮不決大學士彭時等上疏
言 大行皇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太后萬歲後
祔葬自不相妨不宜別議以失大倫 周太后不
允堅欲別葬 憲宗御文華殿集羣臣諭旨羣臣

莫敢應頓首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遮時等曰面
諍廷論此其時也何輒退爲比出文華門諸大臣
多徑去科道及三四大臣尚集議文華門西謂不
可失此機會於是科道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跪
伏文華門外不出諸大臣亦徘徊觀望禮科給事
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受國厚恩綱常大
事乃不諍將何往諸大臣皆趨至俄司禮太監懷
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 大行皇太后不祔 裕
陵非禮大不可太監爲內相何不力諍恩曰奴嘗
力諍 太后欲殺我我固不避死公等當云何弘

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
不然致他日 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恩曰
恩等每進諫 太后輒怒曰爾等逼我死又連呼
我死我死今必欲祔葬萬一 太后不安不幾陷
官家不孝弘曰論親于道大孝若阿從 太后使
得罪 先帝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衆官皆哭恩等
亦哭聲達禁中時殿門已闔 憲宗猶在御恩等
止哭 諭羣臣少退俟再奏衆退百官章連上
上持章奏 太后 太后知羣情不從曰羣臣議
是 憲宗流涕三頓首稱萬歲即出御文華殿召

百官諭請命

太后允矣百官皆頓首呼萬歲歡

聲動宮闕

后得祔葬

裕陵是時內臣阿

周

太后意

裕陵內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爲

英

宗皇帝虛其右壙中有道可通往來蓋爲

周太

后葬地其一東行北轉即爲

錢后玄堂相去數

丈中又隔不通至

孝宗再三對輔臣劉健等欲

改正欽天監以爲歲殺在北方內官監亦謂事于

英廟陵寢竟格不行乃於

陵殿神座移

英廟

居中

后居左

周太后居右

后葬既祔廟奉

先殿中

英宗亦止設一座祭飯一分匙一張不

設 后座至 周太后崩 孝宗祀 周太后奉
慈殿 后始得配食 英宗

宣德 正后胡氏無子貴妃孫氏生 茂陵於是

胡后遜位 孫后繼立自 宣宗而上廟中皆一

帝一后自 英宗后錢氏無子 周太后生 憲

宗 憲宗 王后無子 紀太后生 孝宗於是

周后欲祔葬而別葬 錢后又欲祔廟賴 孝宗

明聖達禮得不亂 周后升祔時 孝宗曰 宗

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

后躬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

爾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

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

無紀極耳又曰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別祀於

奉慈殿乃奉 孝肅太皇太后居奉慈中一室

孝穆太后居左 孝宗又曰後來有如此者却居

右今 孝惠邵太后 今天子庶祖母也宜在

紀太后之右云

我朝母后多出功臣家惟 孝恭章后今 昭聖

太后及 悼靈皇后儒家安國孫恭憲公昌國張

莊肅公及泰和伯陳萬言女也昌國二子久謹戢

泰和亦求望非分張竟得罪今天子亦時裁抑
陳氏云章后甚賢裕陵復辟後上聖烈慈壽
徽稱時后母董太夫人壽九十矣后兄第五人長
會昌侯繼宗次顯宗宗宗四人及諸孫十人
皆有官祿復有爲次兄求進官者英宗裕陵謂輔
臣曰太后每戒勅外家朕即與官必再三請纔
得允太后嘗曰孫氏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寵
物盛必衰一旦驕奢于國憲吾不能救矣蓋國初
外戚皆不預政惟會昌侯典兵時裕陵自南內
復辟以爲孫氏有軍功又近倖言須天子元舅

典兵以防不測故從之

裕陵後亦悔曰外戚預

政不可爲例

孝靜毅皇后姓夏氏南京上元人

孝宗大漸顧

命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曰東宮生十五年宜亟

選婚正德元年八月冊爲

皇后

武宗好遊幸

未嘗得御

今皇帝即位尊爲莊肅皇后嘉靖十

四年正月崩輔臣張孚敬欲不成服禮部尚書夏

言力爭奏上儀注

天子如喪母臣民皆然內閣

以爲非禮禮官爭之不能得曰叔嫂之無服也禮

也臣民服如初議孚敬又不欲頒遺詔禮官不可

爭再三至二月十五日始以天子諭行下外百
司不知勅諭與遺詔異宜畢皆斬杖哭翰林院
六科禮部皆素諸衙門半采素不盡從二十七日
制比議謚禮官言后謚用十二字我朝典禮莊
肅皇后作配武宗母儀天下十有六年謚宜並美
列后孚敬曰二字足矣汪鉉附孚敬諸議大臣皆
唯唯王廷相初是禮官議後亦不敢堅執賴今
皇帝獨斷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四月
今皇帝幸天壽山行宮諭言曰皇嫂謚禮未備
汝禮官宜疏請是年九月今皇帝御文華殿親

灑宸翰定謚為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
皇后

自昔皇后生子者甚少或妃時生子後冊后者多

近世如憲宗孝宗孝肅太后孝穆太后

子也莊肅皇后配武宗十六年無子悼靈皇

后正位中宮七年無子茂陵諸子皆出妃嬪中

何也或曰陵中風水使然懿文太子孝陵子

悼恭太子茂陵子哀冲太子今天子子也

自古外戚貴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漢如衛

青以奴產子數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年子孫

遂無噍類然竊漢龜鼎者竟外戚也我朝 孝慈
馬后有賢德兵亂後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
王歲時祀而已 仁孝徐后中山王長女本功臣
無封爵 孝誠張后今惠安伯彭城伯家 孝恭
孫后今會昌侯家是也本以恩澤封後有功遂得
蒞事與諸外戚者異 孝莊錢后家安昌伯 周
太后家慶雲侯長寧伯 孝貞王后家瑞安侯崇
善伯安仁伯 邵太后家昌化伯 昭聖太后家
昌國公建昌侯 莊肅夏后家慶陽伯 蔣太后
家玉田伯 悼靈陳后家泰和伯初外戚間有官

止都督者至稱舅氏乃始封爵蓋文帝不肯封二
竇至景帝始封也景帝欲封王信條侯執不肯封
竇太后有言條侯死蓋侯竟得封今外戚之封不
侯繼世寔始於 秦陵孝宗 秦陵時二張甚橫日
夜侍禁中遊幸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窺御
帷文鼎持大瓜箠之幾死 秦陵亦不罪文鼎也
當是時張氏奪民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恃
勢凌官府篡獄囚莫敢詰金玉積如山不厭市津
壘斷徃徃皆張氏矣言官時抗論朝廷亦不問近
世外戚莫橫於二張至正德時稍稍收斂乃嘉靖

以來益戚戚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公然亦不敢視邵蔣務謙退自保胡端敏公尚言宜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今日始也顧二張內倚 昭聖外多瑕累嗜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短或聞之朝廷日有疑忌當路大臣又恐他日有禍欲急去二張以一人心遂嗾人奏小張有逆謀朝廷遂決意考問薄昭故事 旨會法司多官會議衆亦恐傷仁壽宮又其事無踪跡且皆 先朝事但奏張延齡逞兇殺人僭造臺榭淫於酒色鶴齡兄弟至親一門同居不能救正皆有罪 旨云

延齡犯十惡迹已著但証佐無存以致小人藉口不奉公義專一結納掩飾姑免究延齡照 祖宗法度便提了依律處斬鶴齡同惡相濟革爵做南京錦衣指揮同知帶俸閒任蓋已惡廷議不明言誅戮沒產窮其獄已而延齡又有詞刑書聶賢等稍爲開釋朝廷益怒聶停俸一年該司官皆下詔獄延齡在獄中再詞通政司官懼有不測亟與封進有 旨詰問通政官交私皆停俸當是時再無一人敢論救者 昭聖益遜避若不知海內傳聞籍籍有他議未審究竟何如也

酷佞

周衰在位皆貪夫今觀之詩曰貪人敗類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蓋其時不止榮夷公一人好利而已秦亡之速則酷暴之故自古未有吏人貪酷肆無所忌而不忘其國者漢武帝雖有酷吏然皆潔廉自好觀之史傳惟杜周一人好利耳當是時惟天子取民之財百官未見其然又承文景富庶之後又武帝卒自悔悟哀痛自責故不至於亡唐室貪黷之風最盛然不甚酷酷吏惟武后時有之武后時酷吏又不如漢蓋佞

法貪黷甚矣宋時廉不如漢然仁厚過之惟一二權奸殺人竄人耳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天降惛德女與是力彊禦酷吏也掎克貪吏也貪酷並行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今天子時時申訓諸吏欲其仁潔乃今賂賄公行鞭撻者日死上官及大臣惟問財利進退人今有人爲縣而得萬金者即殺人不得科道得爲好部官何社守嘉興菜飯布袍一錢不私竟以不謹去奈何吏人之不貪酷也嗚呼此風不革數年之後民窮盜起大亂作矣

奸佞

嘉靖改元遂去王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吏部喬宇戶孫交禮毛澄兵彭澤刑林俊工趙璜都察院金獻民數公中唯宏最下雖有才心行險側趙亦有才而志欠端金好利然能守法林先幾首乞去毛薨於位彭孫皆乞去楊喬以大禮議起相繼去蔣毛亦去於是宏爲首相矣喬去用羅欽順太宰又用楊旦太宰皆爲陳洸所阻乃用廖紀紀用盡遂楊喬薦拔之人引張桂之黨廖去用李成勛成勛

自南都來道改法司遂用桂爲太宰張入內閣於是公卿大臣旬月三更有志節者相率引去在位者皆骯骯嗜利之徒中間唯有胡世寧李成勛伍文定皆在朝不久王守仁竟不容其入朝至死猶誣以劇罪至嘉靖十三年夏內閣則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獻夫以老疾乞去皆謂代者非夏言則汪鉉也六卿汪鉉許瓚夏言王憲聶賢秦金聶秦皆舊大臣稱清謹今亦一切附會都察院王廷相亦舊有氣節能文章今亦碌碌耳通政使陳經大理寺周叙六部侍郎則霍韜張邦奇張雲陳軾管倉

鍾芳黃綰黃宗明陳璋楊志學林庭楫其爲霖宜
大總制則張瓚三邊則唐龍兩廣則陶諧漕運則
馬卿也嘉靖十一二年間逐去公卿侍郎都御史
諸吏二百餘人矣愛惜人才者得無深慨於斯

讒佞

自古在昔讒人得志天下善類必被其害而國家
亦衰敗隨之讒人雖唐虞時有之帝舜所謂朕聖
讒說雖聖賢一堂尚亦憂此况後世乎詩中言讒
人情狀最多曰覆背善詈曰鞠人伎忒譖始竟背
曰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曰無罪無辜讒口訾訾

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
夷旣憚如相齟矣曰苛矣能言巧言如流曰滄滄
訛訛曰盜言孔其亂是用餒曰我聞其聲不見其
人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曰譖人罔極交亂四國
蓋周之亡竟以讒邪傾亂之故自後何代非此爲
禍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不相保况於君臣朋友之
際易間而難合者乎昔成湯遇災自責亦云讒夫
昌歟良有以也我朝讒夫率出宦豎方士武胄未
有儒臣縉紳之士爲之得志者至正德中遂有如
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矣嗟乎慎之哉慎之

哉安仁永嘉初議禮時豈嘗異姓兄弟刎頸交也
比二人一在吏部一在內閣小人間之幾成大禍
聞于 天子而二人又不能自以爲戒也悲夫

災異

嘉靖乙酉五星聚營室時樂護以光祿少卿掌欽
天監事上疏言五星聚一宿其占云有德者王無
德者亡又云王者易姓受命又云有德受慶奄有
四方子孫蕃昌 旨下禮部覆詞亦懇切中批修
省如故事識者深憂之蓋自有天官來五星凡六
聚周與聚房齊桓將伯聚箕漢與聚東井天寶之

亂聚尾箕宋初聚奎至是聚營室也先是欽天監
皆日官疇人倚法頑鈍又率淫于酒婦人昏迷天
象 朝廷用議者特用士人蒞其事以故華湘樂
護同在監中且將任之改曆日官疇人以二人者
不便已私百計中傷華先得罪去樂亦繼去至今
曆法日差莫能改筭七政時示變亦無復有慨慷
敢言者即言亦冗俗不經不如樂有文章緣飾又
肯盡言不諱云

嘉靖戊子四月十二日早京師大風陰霾咫尺不
辨惟聞飛瓦折木聲竟日不止先是因災異頻仍

降 勅修省又因江西撫臣汪鋹奏甘露河南奏
河清遣官祭告天地 宗廟羣臣齋宿未及行禮
又有茲變 上意頗不安 今天子 憲宗皇帝
孫也 憲宗第二子封典國薨謚獻王後追尊
恭穆獻皇帝寔生 今天子 今天子生黃河清
慶雲見翼軫分野生十五年入繼大統嘉靖六年
二月乙卯河南靈寶知縣張廷桂奏言丁亥十二
月庚申馮佐村黃河澄清五日奏中又言河清不
於他處而於馮佐村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
佐正今日之謂也 天子喜紀之以詩百官稱賀

告之 郊廟是歲三月壬申汪鋹奏言戊子元日
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天降甘露奏中又言
皇上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賢俊登
庸舊章修舉有此祥也 天子又喜遣官祭告薦
之 宗廟頒賜廷臣故明倫大典史臣云是典首
書黃河清慶雲見者天地啓聖之徵也所以昭禮
之始也終書黃河清甘露降者天地佑聖之徵也
所以昭禮之成也汪竟以甘露驟得太宰是後白
兔白鹿黃龍馴雀祥瑞紛紛來奏矣昔洪武二年
十月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上永樂十

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 孝陵松栢之上凡四日
時宋濂有膏露頌王直有甘露詩天官書云氏北
有星名爲天乳天乳明潤則甘露降宋杜鎬學士
墳莊有若甘露降林木兒童輩驚喜白之鎬鎬味
之不懌曰此非甘露乃雀餉也大非佳兆吾門其
衰矣踰年鎬卒家繼人喪胡文穆謂甘露之感不
此爲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餉之類耳豈甘露宜
有於國而不宜有於家也

御史郭宗臯者山東福山人父天錫爲平湖令有
才力守徐州亦能其官宗臯少有穎質舉進士有
名改翰林庶吉士柄臣不悅與羣吉士皆逐出宗
臯爲主事刑部辛卯鄉試宗臯考浙江歸改武選
又自武選改御史巡通州倉嘉靖癸巳十月八日
夜四鼓萬星縱橫流飛俄隕如雨至天曙方已給
事沈謐疏言微婉報聞不罪宗臯疏甚切直且云
此非小變宜君臣動心儆戒勿以大同軍變及
太子薨逝之事遂謂足以塞此變疏入 天子震
怒下宗臯詔獄詰問 朝廷失德者何事錦衣王
佐心憐其忠箠朴少解覆詞亦緩 旨不允更令
責詰佐亦少改前覆詞上之得 旨旣問明白拏

在午門外打四十棍放了宗臯得不死今尚爲御
史時十月六日大同軍變十一日報至京師 哀
冲太子亦以是日丑時薨故宗臯奏中云

自古天變必人君修省轉災爲福不然雖祥亦禍
况不復修省晏然自謂聖治乎漢文帝宋仁宗時
災異最多然三代以後獨稱盛治文仁修省之故
亦當時多朴實忠諒之士也我朝 高皇帝白曉

天文一見變異輒憂形於色凡四方奏報水旱螟
蝗雷雹地震必深自抑省又特命老儒數人講求
陰陽調燮之道 文皇時時顧問侍臣救災弭變

之術 仁宗在位不久天變特異 宣宗時輔臣

任職 太后又能持正調護雖間有變異亦不爲

災正統時王振專權上千天象山移河徙地生白
毛留都殿宇煨燼無遺經宿大雨殿基徧生荆棘
二尺時不能修省遂有己巳之變天順中石亨曹
吉祥亂政變亦不少湯序在欽天監又不稱職凡
遇天文有變必曲解或不復奏雖月食亦失筭謬
可知矣 茂陵時彗星三出三垣掃三公北斗兩

京十三省地震五六百次徃徃有聲弘治初彗出
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于禁中然 憲 孝二

君有盛德一時大臣亦多忠朴時有小青亦無大
故正德中彗見星搖黑光盪日風霾浹旬皆瑾彬
專政荼毒縉紳之應國統亦遂中絕 今天子敬
天法祖遇變知懼河清慶雲甘露白兔之瑞時有
之然亦不能無地震天鳴山崩川壅白虹黑青之
異甚者彗星五年四見人生二頭三頭衆星縱橫
流動俄隕如雨然 天子頻降修省之勅動心警
戒海內亦無虞也

嘉靖甲午南京 太廟災大臣自陳乞休皆常詞
應故事惟吏部左侍郎霍韜疏詞自謂有四大罪

宜退休以應天變其畧云按蘇州府一府七縣額
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稅糧三百
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糧
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糧
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稅糧之輸納蘇州
重於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况徭役之繁
織造之費驛遞之需輓廠之價歲派料物之徵皆
視稅糧而加取盈焉職官污吏復肆侵漁取百姓
見面銀取糧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之良民者極
矣再按松江府兩縣歲輸稅糧百二十萬北直隸

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糧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糧重輕懸絕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臣嘗考蘇松二府稅糧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臣亦從殲滅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爲己業轉將瘠田詭爲官稅甚則詭曰水坍沙壓田去稅存里甲賊害愈不可言者也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所自出焉民病日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可慮乎按徐州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爲貧瘠臣訪查徐

州雜役歲出班夫三萬八千有奇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勝言也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鐘知州魏頌曰徐州之民僅四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育一犬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臣曰嘻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蒙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况洪夫之役以挽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僅四月之役

費銀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病爲中制歲
議徵銀六兩儲之於官俟役洪夫按月給焉自四
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
八月逸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徐州之民歲減銀
九千有奇通十年計焉減銀九萬有奇矣又自開
夫班夫各遞減焉農夫之惠何可言也今農民重
困皆貪汚官吏爲之厲也貪汚不戒由吏部風紀
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也賢不肖無所
勸懼雖良法美意莫之行矣臣惟 皇祖封建藩
邦歲有定祿夫藩邦之有祿猶百官之有俸也百

官一月無俸則告饑矣藩邦一月無祿安所給乎
山西巡撫僉都御史王明德奏云積欠王府祿米
一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石山西所欠若
此則陝西河南湖廣可知矣臣聞河南湖廣之宗
室有女四十不得適人者矣有夫婦共蓬以居者
有不幸沒無棺者有晨朝進膳惟一餅充饑者蓋
至矣 矣男女婚配必求長史代啓奏聞非有賄
幣即從沉壓若有婚配禮官又從叅曰擅自婚姻
非削職秩則革祿米含冤負屈不能赴訴若徑赴
訴寃禮官又從叅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矣未又

言京甸山東之利可耕種如吳浙蓋虞丘二公舊議天子批荅亦如常更不勅六曹一議處也

辛丑大旱自庚子六月至今五月不雨半天下黃河流竭漕運不通四月初三日 上禱雨於西苑

用方士陶典真五雷法以穢物觸神黷慢殊甚即日風霾大作初五日戊初火起 太廟延焚無遺

成祖 仁宗二主皆燼烈焰中 天子深自悼責力疾奏謝南北 郊社稷及奉神主暫安景神殿

遣大臣就 長陵 獻陵題主二十一日入景神殿又謂 睿宗廟獨存恐神靈不安亦請祔景神

於是躋於 武宗上矣五月十三日又請雨是

日令百官皆宿省署風霾又作兵仗局又災連日風霾不止然十三日微雨數點禮官以爲雨矣

聖躬可無勞也廿一日乃謝雨

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福建晉江人上疏救御史楊爵 上大怒云周天佐錦衣衛便緝鎖明日

切實打六十棍送鎮撫司牢固梏囚是日辛丑端午又明日日青無光風霧四塞天佐死獄中舌盡

吐撻之時天佐但云皇天犯人無罪又云 祖宗犯人無罪

鄭端簡公吾學編餘

續

曾孫鄭端胤重校

